

危机浪潮

Zukunft
entsteht
aus
Krise

未来译丛

未来在危机中显现

本书探讨了全球范围内的许多重要现象：移民、开放的金融市场、汇率波动、通货膨胀、政治动荡、社会不平等、气候变化、能源消耗、物种灭绝、人口增长、资源枯竭、食品安全、疾病传播、自然灾害、战争、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全球经济衰退与局部冲突等。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灾难接踵而至？本书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揭示了其中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了应对之策。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匈〕艾尔文·拉兹洛、〔印度〕万达娜·席瓦 等著
章国锋 译
〔德〕格塞科·冯·吕普克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Original title: ZUKUNFT ENTSTEHT AUS KRISE by Geseko von Lüpke © 2009 by Riemann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 – 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机浪潮: 未来在危机中显现 / (德) 吕普克编; 章国锋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117 - 1187 - 8

I. ①危…

II. ①吕… ②章…

III. ①未来学 - 研究

IV. ①G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2717 号

危机浪潮: 未来在危机中显现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贾宇琰 侯天保

责任印制 尹 琪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总编室) (010) 52612375(编辑室)

(010) 66161011(团购部) (010) 52612332(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发行部) (010)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 cctphome.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32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010) 66509618



译者序：人类文明向何处去

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日益短缺；物种大量灭绝，水资源越来越匮乏，气候不断变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大气质量加速恶化，新的致命性传染病接连爆发；此外，人口爆炸，金融与货币危机不断发酵，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恐怖和暴力横行，人的精神价值与方向失落……今天，人类的生存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人类文明犹如一艘泰坦尼克号，随时有沉没的危险。

人类在过去数千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但也一手制造了自己的生存困境。历史上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带来新一轮人口膨胀，掀起又一轮变本加厉的资源消耗以及对自然的破坏和摧毁。人对自然取得的每一次“胜利”，每一次“成功”，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已经或正在转化为人类自身生存的障碍与陷阱。时至今日，这一势头仍然未得到有效遏止，人类的生存状况仍在继续恶化。

伟大的东西往往毁于自身。在展示自己的巨大才能和力量，不断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不但在改造自然和物质生产，而且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人类的厄运也开始了。而这种厄运的种子恰恰埋藏在人自身之中：人类虽然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可以将它无限制地运用于一切领域，但却没有能力对这种力量加以控制，无法预见并理性地评估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正因为如此，人类创造的成就越大，出现的问题和弊端也就越多、越严重。这便是人类文明的悲剧：它或许将毁于人所具有的、可以摧毁一切的巨大力量。

世界如何演变，人类文明何去何从，这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已经摆在所有人面前，到了不得不严肃思考和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一

面对当今世界陷入的深重危机，德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格塞科·冯·吕普克策划并组织了与世界各国 21 位著名学者的对话，集结成这本名为“未来在危机中显现”的书。

在受访的 21 位学者中，有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另类诺贝尔奖”得主、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精神科学各学科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也有许多国家杰出的公民社会活动家。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对人类文明今天遭遇的危机进行了极具特色的研究，介绍了当今科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各种前沿知识和理论、各种假想、预测和展望，既得出了清醒的、令人恐惧的结论，也提出了令人震撼的、独到而极富启示性的见解。

学者们一致指出，人类当今之所以陷入生存困境，人类文明的发展之所以不可持续，根源恰在于，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宇宙万物的中心或最高主宰。这种观念主导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在所谓“文明”、“进步”、“发展”的问题上存在严重误区，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定位的错误，人与自然以及与一切其他生物关系的扭曲，人类发展道路的偏颇，以及人的生存价值取向的迷误。



这种物质至上、利益至上的世界观，导致人对自然界的恣意掠夺和破坏。人们长期以来相信增长是无限的，科学技术是万能的。然而，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这不过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现代工业文明的无限制增长模式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在根本上不相容。它用人的欲望的无节制放纵和市场的疯狂代替了人的需要的理性满足。所谓现代化的成就正是以地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不可再生资源的急剧消耗、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速、社会不公日益严重、各种新的巨大风险和危险的产生与加剧为代价而取得的。今天，建筑在“永恒增长”上的安全与自信，已经让位于对灾难的无所不在性和不可控制性的恐惧。人们虽然为了化解危机而忙于制订各种方案，采取各种措施。然而，这不过是一项“西绪福斯的工作”，原有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各种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用美国系统论哲学家乔安娜·梅西的话来说，“当今世界就像一台疯狂运转的机器，它已经慢不下来，停不下来，或许最终只能炸成碎片，彻底灰飞烟灭。”

一些思想家，如匈牙利“新系统论”哲学家、“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之一艾尔文·拉兹洛和量子物理学家汉斯-彼得·迪尔，提供了一种看待当今这个变化、发展、动荡、危机层出不穷的世界的新视角。他们批判了人类数千年来奉行的世界观念：在旧的世界观中，自然被想象为一部人可以任意主宰、随心所欲地操纵的机器，整个宇宙和自然界被理解为机械运动着的物质，严格按照人所臆想的“规律”运行，人则被视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主人”，一个个“贪婪、自私的动物”，人的生存意义和目的仅仅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

正是从这种200年来被合法化了的物质主义—机械论的世界观中，发展出一种不可持续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建筑在化石能源和资源之上，社会的整个经济基础和人的福利全都依赖对地球矿藏的掠夺，然而，这个星球的面积、资源和再生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人

类消耗资源的速度已经相当于地球资源再生速度的 2.5 倍，人类在一年之内就消耗掉地壳中需要 100 万年才能形成的资源和能源。在开采了 200 年后，主要矿藏在不久的将来将消耗殆尽。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我们必须承认，这 200 年仅仅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偶然提供了特殊条件的幸运时期而已。而这种特殊条件，将来不但对于我们，而且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将不复存在。

拉兹洛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认为这个星球上的人和自然构成了一个自创、自组织、自我调节的“多层级”的整体系统或“超级有机体”。包括人在内的生命系统、地球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的生理和精神系统等等，不过是这个具有生命力、“有智慧”的整体的“子系统”而已。这个整体的系统维持着地球生态的稳定，有效地调节着地球生物的生存环境。自然界并非按照决定论的普适规律在机械地运行，而是不断地变化和演进着，而这种变化和演进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一个非常小的扰动或事件，就可能被“放大”为破坏结构的巨大波澜，从而带来系统“本质的”或“革命性的”突变。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地球自身的自然进程，从而阻碍了、中止了这个系统的良性循环，破坏并摧毁了它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将其推入了一个灾难性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当今世界正经历地球历史上“第六次大灭绝浪潮”，地球文明和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物即将陷入灭顶之灾。

二

“混沌学”的创始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伊利亚·普里高津早就指出，持续不断的变化是正常的，不仅不会导致混乱，而且会使系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形成一种质量更高的综合秩序。而与此



相反，稳定的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这种一潭死水般的“稳定”意味着生命力的停滞和终结，意味着系统行将解体。永远“稳定”的平衡状态只有在所有的差异彻底被消灭，能量达到绝对均衡而不再流动时，才有可能。热力学中的“熵”原理将这种状态定义为一种无差异、无生命、一切矛盾和对立统统消失的死寂状态。在走向灭亡的途中，生命一定会奋起抗争（因此生物学家也把生命称之为“负熵”）。然而，倘若人类目前的倒行逆施得不到逆转，这场抗争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

今天，全世界的政治、经济领导人和理论权威，对危机的反应方式几乎一模一样，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竭力恢复危机发生前的虚假平衡，防止局面失控，稳定正在崩溃的结构。他们把当前的变革动力视为威胁自己地位和利益的危险倾向，千方百计压制、扼杀主张变革、推动变革的新兴力量的萌生和壮大，幻想恢复对局面的控制。而大多数普通人也盼望能生活在安定之中，害怕失去“安全”。

但事实上，这样一种“稳定”和“安全”并不存在，既不存在于自然界，也不存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更不存在于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中，而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这本书中的学者们将多重相互关联的发展动力的系统互动，将连续不断的变化、差异、进化和演化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在他们看来，进化往往是由崩溃引发和加速的，危机掀起了下一波进化浪潮。危机的发生预示着旧制度行将解体，预示着一个大转型期即将到来。生命是在绵延不绝的危机和非平衡中自我保存、自我变化和自我发展的。生命的转化与延续必须经历一个死亡和再生的过程，在新的生命诞生之时，旧的生命一定会消亡。

本书介绍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呼吁人们抛弃控制论和决定论的幻想，看到新事物的萌芽。未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只有一种不可能，那就是回到原来，回到旧的秩序中。他们指出，唯有清醒、客观、充分地评估当前形势，看到局面的严重性，积极支持变革，

推进变革，找到克服危机的办法，才能避免大灾难的发生。

变革绝不会发生在有权有势的阶层，因为权势总是同现有的体制勾结在一起，而这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非常害怕变革，害怕变革会危及他们的权力、地位、财产和安全。真正变革的动力来自下层，来自“草根”阶层。因此，一场深刻变革的巨大机遇就蕴含在“草根”阶层，蕴藏于“公民社会”之中。在那里人们会觉醒，会发现并创造新的价值，会发生意识革命。他们亲身感受到危机的威胁，不受现状的强制，不畏权力的干扰，摆脱了利益关系的束缚，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模型的设计和未来蓝图的规划中来。而这就是未来最大的希望。

在这本书中，接受访谈的学者纷纷指出，哪怕最微小的变化，最终也会累积成引起巨大的破坏结构的波澜。即使最微不足道的变革创意，也蕴含着推动变革的巨大潜能，最终会影响事物的走向和结局。恰恰是那些从“草根阶层”中产生的看似细小的公民社会倡议，共同构成了变革的文化力量。这样的倡议针对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按照不同地域的具体条件，以其多样性和分散性，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展开了试验。它们为一种新思维奠定了文化基础，从中产生的“另类”经济和政治运行方式，将极大地影响世界的未来。

三

今天世界的危机不仅表现为生态和环境危机、资源和气候危机，而且还表现为深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金融系统的崩溃，恶性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节节攀升的失业率，普遍加剧的贫困，等等，是这场危机的突出特征。

多位经济学家对现行的经济、金融与货币体制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在他们看来，今天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无疑是整个现行经济体



制和结构的弊病带来的恶果。他们指出，当今社会是一个建筑在人与人恶性竞争、相互对立之上的社会。人们看到的是金钱和权力的集中。在这个时代，科技、工业、经济和政治越来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集结成一种经济—政治—科技—工业的“超级结构”，形成一种不可逆转、不受任何外力制约的自动运转、自我加速的“超级机制”。资本和跨国公司上升为国际政治中的“超级权力”，形成了“资本帝国”的全球性统治。这造成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局面，使“财富的源泉变成了制造贫困的根源”。

当今年人类消耗资源和能源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快。尽管如此，各国的政治经济领导人仍然不遗余力地鼓吹“以消费促增长”的主张。多位经济学家严厉驳斥了这种荒谬的逻辑，指出这样的主张和政策只能造成这个星球能源和资源的枯竭更加迅速地到来。应当说，当今这个消费时代是一个挥霍与浪费的时代，而它所挥霍掉的，正是人类子孙后代所赖以生存的有限宝贵资源，以及地球脆弱的生态环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了当今在发达国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这种理论主张放任自由资本主义，将政府干预最小化，让市场毫无约束地自行运作。这种理论所奉行的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种服务于特殊利益的政治—经济模式。正是在这种政策的鼓励和纵容下，金融投机泛滥成灾，在美国制造了巨大的信贷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在欧洲使许多发达国家的债务之山越堆越高，最终在2008年导致了空前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

此外，他还指出，“非对称的全球化”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全球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使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今天所实行的贸易规则，是与自由贸易背道而驰的、完全不对称的、歧视发展中国家的。富国的利益凌驾于穷国之上。

美国未来学家、经济学家哈泽尔·亨德森认为，今天许多国家

应对金融和货币危机的主要办法是实行所谓的“货币宽松政策”，大量印刷缺乏实物担保的纸币。这一愚蠢做法不但推高了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而且加剧了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恶性竞争，将世界经济推入新的萧条和衰退。

经济学家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性货币储备体系，因为目前这个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根本缺陷，利泰尔建议发行一种名曰“特拉”的全球性货币。这种货币必须由实际存在的货物作担保，不能用来进行金融投机。这是一种抗通胀的辅助性货币，可以大大加快最重要商品和服务的国际流通速度。此外，它是不附加利息的，仅作为交换手段使用，不会自动增值。

经济学家一致主张，不但应该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而且财政支出制度也必须重组。必须减轻穷人的税负，增加失业救济，而与此同时，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减少财政赤字，大大缩减战争经费和军费。

以他们之见，从长远来看，人类要走出化石资源和能源枯竭，地球气候变暖和世界性粮食短缺的困境，就必须将整个全球经济改造为一种建立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之上的经济，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扩大环境友好型、节约型的自然经济，遏制消费主义，制止挥霍浪费。

玛格丽特·肯尼迪和伯纳德·利泰尔要求取消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建议发行地区性的替代性、辅助性或补充性货币，用货币的多样性来弥补官方货币早已丧失的效益。在这方面，美国的“伯克夏尔”、瑞士的“WIR”、德国的“希姆高元”等等，已经提供了成功的例子。这种替代性货币将城市、地区和国家迄今为止未被利用的资源同公众需要结合起来，为繁荣地区经济、创造就业岗位作出了贡献。



四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民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高涨，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这类组织作为现代社会的第三种因素介入世界事务，成为一种新兴的全球性力量。人们将其称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被看作“草根阶层”发出的、反映社会良心的声音。作为一种道德尺度，它对决策者的立场采取批判的态度，为反映普通民众的诉求，为他们争取生存权利和切身利益而发起并组织了多次大型活动。

在这本书中，一些公民社会的活动家介绍了公民社会的许多新创意，发起的许多卓有成效的运动，以及取得的许多新成就。

印度裔加拿大学者万达娜·希瓦作为世界反转基因技术和“生物殖民主义”斗争中最重要的活动家之一、全球化的批评者，坚决反对跨国公司对农作物种子的垄断，反对专利权的滥用和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的纵容。在她看来，转基因技术试图主宰生命，这种逆自然法则和生命进化法则而动的疯狂技术导致了生命本身的殖民化。它改变并操纵植物、动物甚至人的基因，给自然界的良性循环带来毁灭性灾难。

瑞典的公民社会活动家雅可布·冯·郁克斯居尔1980年自行设立了“环境奖”和“第三世界奖”（即“另类诺贝尔奖”），以表彰在环境和生态保护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人。30多年来，它已经向120多位在生态和环境保护、资源和能源节约、帮助社会底层民众摆脱贫穷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人士颁发了这一奖项，从而获得了巨大成功。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启发并鼓舞了许多人在保护生态、发展绿色经济方面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验。

——埃及化学家、企业家易卜拉欣·阿布莱什，1977年在开罗

以北 60 公里的沙漠中建立了一个名为 SEKEM 的大型有机生态农场，并在其中建立了学校、成人教育设施、幼儿园、医院、艺术中心、社会保障系统，以及平等和人权组织，2009 年还建立了一所大学。这个有机生态农业社区目前已经拥有大约 850 个子农场，吸纳 5 万多人就业，在 10000 公顷土地上推广有机生态种植技术，使开罗周边大片土地转变了种植方式，成为绿色经济的示范性基地。。

——“转型城镇运动”：为帮助人类社会顺利过渡到“后石油时代”，2006 年，罗布·霍普金斯等爱尔兰学者选择英国小山城托特尼斯为试验地，发起了以社区为本的“转型城镇运动”。经过几年发展，托特尼斯已成为英国乃至全球“转型城镇”的样板，“转型城镇运动”也在全世界数百个社区展开，到 2009 年，在全世界，“转型城市”的数量已经上升到数千个。

——肯尼亚妇女旺加里·马塔伊发起的“绿带运动”发动非洲贫困农村妇女植树造林，既建立了让她们可以自给自足的农场，为她们提供了日常生活的燃料，也使她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个相互帮助、和谐相处的社区。这一项目已使 100 多万人受益。

——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到 1990 年底，已为 35 万个家庭争取到土地。引发一场大规模土地改革。贫苦农民不但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合作社，而且建立了数千个新型社区，数千所学校，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出色地经营和管理着他们争取来的土地。

——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 1976 年开办第一家小额贷款银行，向无法得到大银行贷款的最穷困阶层发放贷款，帮助其开展自主经济活动，获得就业机会。据统计，自 1976 年小额贷款在孟加拉国诞生以来，已有 8000 万人受益。另一位孟加拉国银行家迪帕尔·巴鲁阿创造了一种极其成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通过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为没有电网的农村地区人口安装了 24.5 万套家用太阳能系统，以和煤油差不多的成本让 220 万人



用上了电。

以上成功例子表明，世界的希望就蕴藏在世界公民社会之中。它使我们看到了蕴藏在公民社会运动中的巨大潜力和能量。

五

在这本书中，一种看待危机的新视角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接受访谈的学者和活动家一致认为，必须对危机概念作出全新的理解。他们不是将危机视为威胁性的、带来灾难的，而是确信危机蕴含着推动变革的因素，主张将混乱和无序看作充满风险的良好机遇加以利用。危机的爆发不但使人认识到一种制度的阴暗面和缺陷，而且呼唤一场大变革的到来。为了促进这场变革，人们应当展现一种直面危机、利用危机的勇气。

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人仍然在不祥的预感中摇摆不定，时而忧虑，时而自我安慰，既感到越来越临近的危险，又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得过且过。许多人仍然沉迷于财富和金钱的疯狂追逐，沉迷于物欲放纵，浑浑噩噩地让这个醉生梦死的消费社会的娱乐文化麻痹自己。

学者们指出，我们不但应该抛弃逃往别的星球，逃进外太空以躲避大灾难到来的所谓“未来主义”幻想，更应当摒弃试图使一切重新回到旧秩序的所谓“稳定”和“安全”，拒绝因循守旧的政治—经济和理论方案，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和适应能力的、高度灵活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活动，在似乎难以克服的危机氛围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勇敢地迎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一场大变革正在到来，这或许是人类最后的机遇。为了迎接这场大变革，造就一个公正、和平、可持续的、值得生活的世界，必须首先冲破囚禁思维的牢笼，恢复人类早已萎缩了的能力、想象力

和创造性，使新的认识、新的方案、新的社会模式和新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内在生命中重新萌发，以令人振奋的态度推进文化和精神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将引导我们进入一种崭新的知觉方式、思维范式、社会形态和生存方式。

留给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经济危机、气候危机、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在今后几年将急剧恶化，现行的结构在这种根本性的危机中将遭到全面颠覆。我们面临的不但是一次危机四伏的“时代终结”，而且是一场极富挑战性的、充满危险的大转换过程。彻底的变革虽然是艰难、痛苦的，但却是必须和值得的。所有人都应当勇敢地投入到变革的大潮中，在这一伟大的浪潮中冲浪。

章国锋



序言：危机孕育未来

——一种看待当代幽灵的新视角

危机无处不在。然而，西方文明面对此种现象，却像兔子面对毒蛇一样，似乎集体被震慑住了。从媒体日复一日传来危机发生的信息，如冰雹一般砸向我们的生活，接着又日复一日地被淡化，被宣布为不可信、不负责任。我们目瞪口呆地望着可能到来的灾难，既不能理解，又好像被麻痹了一般动弹不得。面对难以估量的威胁，对于我们来说，似乎经过长期进化遗传下来的三种反应方式“进攻”、“逃走”和“装死”，只剩下最后一种了。这本书就是献给这样一个事实的：为了对当今的事态作出反应，我们仍然有许多其他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危机发生的层面是多重而复杂的，很久之前便有人预言，它一定会到来。可是大多数人却将脑袋埋进沙子，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以为凡是我不想看见和看不见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一旦饥饿危机在非洲爆发，大面积森林砍伐在热带雨林国家发生，气候危机威胁到格陵兰的因纽特人以及亚洲腹地或太平洋岛国，我们便会充满忧虑地表示关注，提供一些施舍或在一些呼吁书上签名，这样一来，我们的良心似乎便得到了安慰。至于金融和经济危机首先袭击北半球富裕国家，我们虽然十分震惊，但工业增长社会在几

乎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中仍一如既往地相信，它的口袋里装着治愈一切疾病的万能药方：财富、更加快速的增长和能够拯救一切的科学技术。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幼稚的希望，一种狭隘和愈来愈过时的世界图景，并在西方文化的所有层面——学校、大学和媒体——善意地传播着。这是一种世界范式：这个世界犹如一部巨大的、运转着的机器，其中忙碌着相互竞争的人，他们生活在自然世界之外，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中追逐着个人财富。这是一种机械论的、简单化的世界图像，其产生的效果有如一场文化洗脑。

这场文化洗脑带来的部分后果表现在，所有的人——直至政治和科学的最高层——都坚信，当今世界的多重危机彼此间并无关联。它们被孤立地处理，就像一位免疫力丧失的病人被十个科室的医生按照不同症状分别进行治疗，直至病人死亡，他们仍对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一无所知。

这类俗语所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导致许多原本善意的危机修复和改革措施加剧了总体的不平衡。所谓解决方案大多仅取得了局部和暂时的效果，但却在另一些领域引起了更大的麻烦，从而对全局造成长期损害。出版这本书的动力恰恰来自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今天再也无法承受这类失败做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了。汇集在这本书中的学者和未来思想家共同的出发点是，我们处在一种积重难返的困难局面之中，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恰在于迄今为止人们孤立地处理危机而带来并历史地积累起来的负面后果。此类危机在未来数年和数十年可能演化为一场无法控制的全面危机，从根本上危及人类文明的持续存在。专家们得出了清醒的、令人恐惧的结论，但也毫不隐晦地谈到了一个即将发生的巨大文化变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化石能源可以预见的枯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以太阳能为基本能源的区域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和一种全球性生态农业的产生。他们还清醒地谈到了气候变化，谈到“在一个炎热的星球上建立一种更好的生活”，而在此之前，这个星球由于海平面上



升，不得不应对因气候变化而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灾难。专家们以令人振奋的乐观态度谈到了文化和精神进化的可能，而这种进化将引导人们进入一种崭新的知觉、思维范式和社会形态。

为了迎接这场大转折，造就一个可持续的、公正、和平、值得生活的世界的大转折，人们再也不能用陈旧的、事实上制造着危机的手段和工具一成不变地处理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而必须首先冲破囚禁思维的牢笼。

这本书中的各篇对话不是把社会、经济或生态系统视为恒定的客观对象——只要它们稳定不变便能被稳妥地把握和掌控——相反，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眼光像一条红线贯穿全书，这种眼光将多重相互关联的发展动力的系统互动，将连续不断的变化、差异、进化和演化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谁若相信人们永远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如赫拉克利特所说——谁就必须理解，在这条始终进化、变迁着的河流中，他当下所持的立场不过是一幅瞬间图像罢了。一张瞬间照片在当前奔腾汹涌的大潮中可能漂向不同的方向：或逆流而动，或随波逐流，或停留在流速缓慢的岸边。也有人可能被激流吞没。然而，在这一景象中最不可能出现的就是水流的凝固和停滞，即现状的固定，因为它违反进化的法则，阻挡进化的潮流。但这样一种状况恰恰是今天的政治和经济所希望并试图维持的：孤立采取的消除恐慌的措施，这类措施不是把当前的大潮理解为变革的动力，而仅仅试图维持和稳定局面，不是去争取另一种未来，而是幻想恢复控制。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对危机概念作出全新的理解。传统的世界观以及从中导出的政治总是将危机视为威胁性的、带来灾难的，而这本书所推荐的前卫学者和活动家却指出，危机蕴含着推动变革的决定性的、充满希望的因素。虽然“危机隐含着机遇”的口号数十年来在心理学层面广泛流传，并在许多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中成功地得到贯彻，但迄今为止，这种思维方式在政治经济领域却很少